

館藏和刻本曾幾《茶山集》板本述略

特藏組 謝鶯興

館藏和刻本《茶山集》，存卷一至卷六，南宋曾幾所撰。曾幾，字吉甫，號茶山居士，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曾幾之著作，宋陸游〈曾文清公墓誌銘〉云：

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尚數十卷。¹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則分別收錄《論語義》二卷²，《胡氏傳家錄》五卷³，《曾文清集》十五卷⁴。而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載：

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⁵

《宋史》〈曾幾傳〉亦云：

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⁶

然〈藝文志〉著錄有：《論語義》二卷⁷，《易釋象》五卷⁸及《曾幾集》十五卷⁹等三種。由上述可知曾幾之《文集》在宋代即有「三十卷」與「十五卷」兩種說法，因此〈四庫提要〉認為：

當時已佚其半，自明以來并十五卷亦佚，僅僅散見各書偶存一二。¹⁰ 四庫館臣認為「十五卷」本係「佚其半」之殘本，同時，「自明以來并十五卷亦佚」，「各書偶存一二」。然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卻載：

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¹¹

程式是否僅據文獻著錄所見，而作「三十卷」？不得而知。然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搜採編輯，勒為八卷」，並云：

凡得古今體五百五十八首，雖不足盡幾之長，然較劉克莊《後村詩

¹ 見陸游《渭南文集》卷3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² 見卷3，云：「禮部侍郎章貢曾幾吉父撰，胡文定門人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³ 見卷9，云：「曾幾吉父、徐時動舜鄰、楊訓子中所記胡安國康侯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錄家庭之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⁴ 見卷20，云：「禮部侍郎章貢曾幾吉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⁵ 見卷190「茶山集」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⁶ 見卷382，元脫脫等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⁷ 見卷202，元脫脫等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⁸ 見卷202，元脫脫等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⁹ 見卷208，元脫脫等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⁰ 見《茶山集》所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¹ 見〈先賢事略下〉「曾文清公」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話》所記九百一十篇之數，所佚者不過三百五十二篇耳。¹²

此即為現傳「八卷」本之由來。

館藏和刻本《茶山集》雖僅存卷一至卷六，但從〈茶山集目錄〉記載，得知亦屬八卷本，著錄如下：

A.板式行款：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9.8×12.7 公分。板心上方題「茶山集」，魚尾下題「卷○」及葉碼。卷之首行題「茶山集卷○」，次行題「宋曾幾撰」，卷末題「茶山集卷○」。〈目錄〉葉之首行上題「茶山集目錄」，下題「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扉葉右題「柳灣先生校閱」，左題「萬笈堂梓」，中間書名題「茶山集」。

B.收錄內容：卷一，收五言古詩 32 首；卷二，收五言古詩 46 首；卷三，收七言古詩 31 首；卷四，收五言律詩 128 首、五言排律 5 首；卷五，收七言律詩 82 首；卷六，收七言律詩 64 首；卷七，收五言絕句 53 首、六言絕句 7 首；卷八，收七言絕句 113 首。合計 561 首，比〈提要〉所言 558 首，多出 3 首。

C.卷首收〈茶山集目錄〉、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陸錫熊紀昀劉權之〈四庫提要〉。

和刻本因係殘卷，缺卷七及卷八，故未見任何牌記等著錄，藉以知其刊刻時間，僅〈目錄〉葉之首行上題「茶山集目錄」，下題「武英殿聚珍版原本」。扉葉右題「柳灣先生校閱」，左題「萬笈堂梓」，知乃萬笈堂據「武英殿聚珍版」重刊。然「柳灣先生」究為何人？「萬笈堂」又為何地之書坊？皆不得而知，以此書之字句間有日文訓讀，顯係日本刊刻者，故定為和刻本。

至於是書〈目錄〉葉之首行題所「武英殿聚珍版原本」，當係書賈為自提此書之身價而加題，僅能視為據「武英殿聚珍版」重刊者。透過「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查知，故宮博物院及台灣大學圖書館有「清乾隆年間武英殿聚珍版本」，國家圖書館藏有「清道光八年(1828)福建重刊同治至光緒二十年(1862-1894)續修增刊本」。查核館藏，亦發現另有《文淵閣

¹² 〈四庫提要〉語，《茶山集》所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然該〈提要〉首行云：「臣等謹案《茶山集》十卷，宋曾幾撰。」與此云：「從《永樂大典》搜採編輯勒為八卷」不同。核《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茶山集」條，則無「十卷」二字。

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本、《百部叢書集成》本等。茲將館藏三種的板式行款記之如下。

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A.板式行款：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字。¹³板心題「欽定四庫全書」、「茶山集」、「卷○」及葉碼。卷之首行題「欽定四庫全書」，次行題「茶山集卷○」，三行題「宋曾幾撰」。

B.收錄內容：卷一，收五言古詩 32 首；卷二，收五言古詩 46 首；卷三，收七言古詩 31 首；卷四，收五言律詩 128 首、五言排律 5 首；卷五，收七言律詩 82 首；卷六，收七言律詩 64 首；卷七，收五言絕句 53 首、六言絕句 7 首；卷八，收七言絕句 113 首。合計 561 首，比〈提要〉所言 558 首，多出 3 首。

C.卷首附有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陸錫熊孫士毅陸費墀〈提要〉及〈茶山集目錄〉。

2.《百部叢書集》本

A.板式行款：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一字。板框 9.6×14.6 公分。板心上方題「茶山集」，魚尾下題「卷○」及葉碼，板心下方見校者姓名(如彭紹觀校、項家達校)。各卷首行題「茶山集卷○」，次行題「宋曾幾撰」。〈目次〉葉之首行上題「茶山集」，下題「武英殿聚珍版」。扉葉後半之牌記題「茶山集」、「本館百部叢書集成據清乾隆敕刊聚珍版叢書本影印所選百部叢書僅有此本」、「文學類 詩別集 宋」。

B.收錄內容：卷一，收五言古詩 32 首；卷二，收五言古詩 46 首；卷三，收七言古詩 31 首；卷四，收五言律詩 128 首、五言排律 5 首；卷五，收七言律詩 82 首；卷六，收七言律詩 64 首；卷七，收五言絕句 53 首、六言絕句 7 首；卷八，收七言絕句 113 首。合計 561 首，比〈提要〉所言 558 首，多出 3 首。

C.卷首收〈目次〉及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陸錫熊紀昀劉權之〈提要〉。

由〈目次〉葉之首行題「武英殿聚珍版」及牌記所題「本館百部叢書集成據清乾隆敕刊聚珍版叢書本影印」，知是本據清乾隆敕刊《聚珍版叢

¹³ 館藏係台灣商務印書館照相縮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故不著錄板框之大小。

書本》景印，即據「武英殿聚珍版」景行。故板框大小可能不同，但其板式行款理應相同。

3.《叢書集成》本

A.板式行款：無板心，無界欄，每頁十五行，行四十字；小字雙行，行四十字。¹⁴各卷之首行題「茶山集卷○」，次行題「宋曾幾撰」。牌記題「茶山集」、「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B.收錄內容：卷一，收五言古詩 32 首；卷二，收五言古詩 46 首；卷三，收七言古詩 31 首；卷四，收五言律詩 128 首、五言排律 5 首；卷五，收七言律詩 82 首；卷六，收七言律詩 64 首；卷七，收五言絕句 53 首、六言絕句 7 首；卷八，收七言絕句 113 首。合計 561 首，比〈提要〉所言 558 首，多出 3 首。

C.卷首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茶山集目錄〉。

由牌記所題「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是本亦據清乾隆敕刊《聚珍版叢書本》重新排印者，即《百部叢書集成》本所據之「武英殿聚珍版」同一底本，但因重排之故，而形成不同的板本。

上述三種的板式行款雖皆不同¹⁵，但與和刻本《茶山集》亦同為「八卷本」，且各卷所收錄之詩作數量也完全相同，其中兩種係據「聚珍版叢書」景行(《百部叢書集成》本)或重排(《叢書集成》本)，與和刻本所據之底本(「武英殿聚珍版原本」)理當相同。因此「聚珍版叢書」景行之《百部叢書集成》本與館藏和刻本之板式行款相同，但《百部叢書集成》本所題「武英殿聚珍版」，而和刻本卻題「武英殿聚珍版原本」，且和刻本之字句間亦有日文訓讀，因即使是板式行款相同之書，卻也形成不同的板本。

就板本內容異同來看，和刻本與其它三種的差異有：1.卷一〈題盛彥光少府丘壑軒〉，「丘」字和刻本作「邱」；2.卷四〈逮子作亭于官舍明清堂後種竹殆千竿余名其亭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百部叢書集成》本，「逮」前又多「逮」字；3.卷四〈遊虎丘寺〉及幾首提及「虎丘」者，和刻本皆作「虎邱」，且《百部叢書集成》本作「遊虎丘寺方丈」；

¹⁴ 因無板心與界欄，故不計其板框之大小。

¹⁵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抄本；《叢書集成》本為排印本；《百部叢書集成》本為景印本，其小字雙行之「案」字，以墨圍陰文標之，且板心下方題校者姓名，故三者之板式已有不同。

4.卷五<題徐子禮自覺齋時子禮爲江陰抱麾之行>，「抱」字和刻本作「把」。

至於同題有「武英殿聚珍版」者是否確依「武英殿聚珍版」景行(或重刊)者？《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套格」條云：

用梨木版每面寬七寸七分，長五寸九分八釐，與槽版裏口畫一，周圍放寬半分為邊，按現行書籍式樣每幅刻十行，格線每行寬四分，版心亦寬四分，即將應擺之書名、卷數、頁碼暨校對姓名先另行刊就，臨時酌嵌版心。¹⁶

此處說明板框大小與每葉行數，並提出「將應擺之書名、卷數、頁碼暨校對姓名先另行刊就，臨時酌嵌版心」的作法，則點出其板心將有「校對姓名」。近人曹紅軍<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源流考>論及「武英殿聚珍版」云：

整套內府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由兩部份組成：1.初刻本四種；2.活字本一百三十四種。刻本行款為半頁10行，每行21字，板框較活字本為大，約30cm(寬)×21cm(高)左右。活字本行款為半頁9行，每行21字，板框25cm(寬)×19cm(高)。二者有明顯區別。¹⁷

曹氏明確提出板框大小及行數、字數，所云「活字本行款為半頁9行，每行21字」，與據「武英殿聚珍版」景行或重刊者之「半頁9行，每行21字」，彼此相符；惟其所記之「板框25cm(寬)×19cm(高)」，據「武英殿聚珍版」景行或重刊者則有「板框9.8cm(寬)×12.7cm(高)」與「板框9.6cm(寬)×14.6cm(高)」的不同，顯係景行或重刊時已有縮小之舉。

雖然《百部叢書集成》本因係經過縮印的處理，使得活字本版框接合處可見細縫之特徵隱而不見，無法明確判定其所據以景行之底本是否真為「武英殿聚珍版」本。館藏和刻本版心下方缺校者姓名，是其所據本即已無校者姓名？或萬笈堂重刊時有意去之？不得而知。但因其題「武英殿聚珍版原本」卻提供了和刻本係以「武英殿聚珍版」為底本而重刊的證據。亦為《茶山集》的流傳提供了另一板刻形式。¹⁸

¹⁶ 見卷2，葉13，《四庫全書珍本》第六集，第131冊。

¹⁷ 見《江蘇圖書館學報》1997年第2期，頁50-50。

¹⁸ 張惠寶、李國慶<中國圖書館所藏和刻本漢籍及其文獻價值>歸納出「和刻本漢籍的價值與功用」有四：1.保存了在中土早已失傳的中國古籍，2.在日本刊印的和刻本構成了中國古籍的又一個版刻系統，3.大量異本的出現足資校勘，4.是中日兩國古代文化交流與融合的證物。見《圖書館工作與研》1999年第2期。